

資治通鑑

第三
函
第十
冊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七

瑞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萬壽宮道士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仟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 台 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六 起上章遷提撥盡步然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下

長興元年 是年二月 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先是董璋在梓州鎮而未嘗通問天成三年兩鎮因爭鹽利而有違言去年璋遣使求昏於知祥今知祥遣報使以修好

兩鎮雖未嘗通問天成三年兩鎮因爭鹽利而有違言去年璋遣使求昏於知祥今知祥遣報使以修好

制下能因其構隙而開之反從而合之可以為善謀國 鴻臚少卿郭在徽奏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大

手其法曰合則能離之安重誨反是好呼到部下同 吳徙平原王徽為德化王 江

錢朝廷以其指虛為實無識妄言左遷衛尉少卿同正 此唐官所謂負外 吳徙平原王徽為德化王 江

德化王 本漢卒陽縣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為西川之

患 史紀趙季良之言為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

知祥詰之無狀 無謀害之狀 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鬻斬之 校戶教訓都姓也春秋時鄭

為戊戌就宴盡去左右 呂綱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

之 史言孟知祥能推 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 閬中

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暉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徙從暉為宣武節度使 天成元年李從暉再 癸酉

吳王立江都王璉為太子 璉立 丙子以宣徽使朱弘昭為鳳翔節度使 鎮鳳翔至是從鎮 康福奏克保靜鎮斬李匡質

李匡質據保靜 復以安義為昭義軍 梁均王龍德二年晉王改昭義 帝將立曹淑妃為后淑妃謂王

德妃曰吾素病中煩 中煩謂胃 倦於接對妹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之庚寅立淑妃為

資治通鑑

卷第二百七十七

後唐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

皇后德妃事后恭謹后亦憐之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
歐史曰德妃王氏郿州新家女也有美

卒王氏無所歸是時帝正室姜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以告於帝而納之帝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修重誨每規諫妃取外

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謂莊宗劉妃由是怨之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

高季興諱州城石人也故云然恐為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高季興請附於吳見二吳遣兵擊之不克董璋恐

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為按九域志綿州東南至梓州一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吳遣兵擊之不克董璋恐

以兼行軍司馬諫之至梓州而因之府延東川府廷也宣武節度使符習自恃宿將符習本成德將從莊宗戰論議多抗安重誨

重誨求其過失奏之丁酉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戊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夏魯奇同平章事初帝

在其定莊宗同光二年帝鎮真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口鼻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街之至

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不敢自暇也時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之於

帝帝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河東當是日承上戊戌故曰是日從珂出城闕馬

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詰去吾待汝厚何為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

耳樞密院用宣三省用堂帖今堂帖謂之省制宣謂之密制請公入朝從珂止于虞鄉九域志虞鄉縣在河中府東六十里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

問重誨曰彥溫安得此言謂言受樞密院宣也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謂問也誘音商

除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索蘇各姓也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

藥姓也漢有藥松按薛史藥彥稠沙陀三郎落人必非松後帝令彥稠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為重誨所構馳

入自明加安重誨兼中書令李從珂至洛陽上責之使歸第絕朝請薛史曰歸第清化里第辛亥索自通等援河

中斬楊彥溫承安重誨指斬楊彥溫以城口為路癸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不生致彥溫也深責之

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為發此言意不欲置

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之意也言二人為安重誨所使二人惶恐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上曰朕昔為小校校戶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

卿為便上亦以此語激安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開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又翻丙辰以索自通為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承重誨指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上時以為從珂私造

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從珂居閤奏請咨呂琦而後行及戊午帝如尊號曰聖明神武文

德恭孝皇帝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建立過魏州有搖衆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傳致仕安重誨王建立交惡

見上卷天董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劍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又翻孟知祥累表請割雲

安等十三藍綠西川雲安縣漢巴郡朐勝縣地周武帝改為雲安縣屬巴東郡唐屬夔州後改為雲安

未知盡以鹽直贍鹽江也兵辛卯許之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辛亥敕防禦團練使刺史行軍司馬

節度副使自今皆朝廷除之諸道無得奏薦董璋遣兵掠遂闕鎮成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廷繼遣兵

屯遂闕復有論奏又翻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少詩八月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按五代會要周應

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據此則是時先已有捧聖軍矣宋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安重誨發

兵云欲自討淮南因天成二年安重誨嘗有又引占相者問命相息帝以問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

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又翻重誨事陛下三十年梁均王貞明二年帝始為安國節度以

與重誨皆應州人其相從久矣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帝乃斬彥溫召重誨慰撫之蓋是時

之跡已危矣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自宋熙寧以前三司使

任重矣吳徐知誥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有威名得士心值團練使陳宣罷歸知誥許以傳拯代之既

而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都傳拯怒以為宣毀之已亥帥麾下入辭宣帥讀因斬宣焚掠城郭帥其

衆五千來奔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連水制置使王嚴將兵入海州連水至海州以嚴為威衛大將

軍知海州傳拯之子也吳先以王綰知海州楊隆演其季父輿為光州刺史史傳拯遣間使持書至光州

使間古覓翻與執之以聞因求罷歸心迹危疑故求罷歸知誥以輿為控鶴都虞候時政在徐氏典兵宿

後唐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

衛者尤難其人知誥以與重厚慎密故用之 壬寅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搖國柱石行之未

盡行誅也

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立皇子從榮為秦王丙辰立從厚為宋王 董璋之子光業為

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鎮謂長魯奇鎮遂州李仁矩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

樞要為吾言樞要謂兩樞密董璋意專指安重誨為于偽翻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決矣謂奇寄翻斜余光業以

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義將兵戍閬州幾居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

反吾不敢自愛言不敢愛其死也恐煩朝廷調發言恐須用兵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

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聞利帥李彥琦閬帥李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

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

兵討兩川進奏官在京師故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

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兩川同心協力守險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

離間朝廷數所具翻間古則西川無內顧之憂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

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為先鋒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九域志遂州北至梓州二百五里別將牙內都

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眾惡為王

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數所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

既誅之矣謂李行德卿何為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復扶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為人誣以及非陛下至

明臣無種矣種章勇翻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

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

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時安重

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謂翻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

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謂翻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

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

前蜀置鎮江軍於夔州
以其舊帥也超七節翻
五葉廣方弄元豐九
置左右飛棹六營
置安東川兵陷徵合已
置左右飛棹六營
置安東川兵陷徵合已

五州
遂州東二百二十里果州在遂州東南一百八十里巴州在閬州東二百四十五里蓬州在果州東
一百八十五里數州
嚴可求忠於徐氏者也徐溫既卒可求相

丙辰吳左傳射同平章事聲言討平吳坐視徐知詢之廢不能出一計權不在

也。後失計以去。古人大將軍遣爲兵部尚書參政。雲矢言非此金盃。陽古也。漢州窰竟真入占坡。又其寶貴以鼎占城國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十一月。茂長武奎前州則。

耳王臺在以是縣北抵鹽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
 長戢之遂反靈州九域志渝瀘二州相去七晝先將未屋分兵趣黔吾九域志涪州西至渝州三

吳王引兵之江，乃悉水百餘里，降戶江，翻澤音，盧之，公益步之，化之，一，是，吳王，百四十里，東南至黑州，
百九十里，將即亮翻，越七，已楚王殷卒，年十九，貴命諸子兄弟相繼，實劔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
命諸子兄弟相繼，實劔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

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君有君用左傳誰吾喪也何備之有且遣

使詣鄴道告終稱嗣而已

同步壹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劔門之南還襲劔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

齊彥溫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引贄等破劔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劔門今利州昭

化縣南有白衛岩與劍門相犄角城志劍門東北至劍門五十五里考異曰實錄軍前奏今月十三日王引贊焉囉自利州入山路出劍門關外甸下殺董璋把關兵士約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大軍進

或入劍門又正月十五日北軍自白牛嶺入頭山後過從小劍路至獲指驛出北軍作來門打破關寨掩捉彥溫

大軍曾下至劍州而乃輟運糧食燒舍自驚遂奔閬中紀年法曰蜀史王申引費曜襲陷劍門之役癸酉攻

州帥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罷福誠謝錫屯閬州北來蘇寒聞劔門陷懼北軍據劔州帥部兵千餘人由
道先董璋至劔州壁于衙城後士卒食北軍糗餘人自北山馳下福誠等趨河陽迎擊之北軍小却

楊誠帥數百人夜升北山顛轉至北軍壁外大呼譟錢命將士以弓弩趁兵急擊之北軍驚擾奔戈甲而退遂追襲之北軍退保劍門十餘日不窺劍門至成都尚十許程若十八日劍門失守何得二十

日孟知祥已聞之邪今從實錄十三日王申爲定君權一日下至劍州十五日甲戌非十七日也蓋思同等以大軍未至故收糧燒舍還保劍門故福誠等得復入劍州李昊敘事

董璋嘗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

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時趙廷隱與李仁罕

而關之險不可不爭故使趙廷隱赴之又遣故蜀末平節度使李鈞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防唐兵由蜀艾故道

皆為人有矣眾心乃奮蜀兵皆亡國之餘王衍之亡也蜀人妻孥多不蓄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

馬寨木馬寨在閬州西北劍州東南宋白曰梁大同中於巴葛側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龍福誠昭

信指揮使謝鏞屯來蘇村益昌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各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守之度江出劍門南

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七喻翻下同

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

譟於官軍營後鏗帥餘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帥讀曰率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

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引贊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奔閬州奔還我

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

進吾事濟矣孟知祥善兵勢之小寬自吉其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白文州界青塘嶺至龍州一百

時趙廷隱與李仁罕

防唐兵由蜀艾故道

木馬寨在閬州西北劍州東南宋白曰梁大同中於巴葛側

益昌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各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守之度江出劍門南

帥讀曰率

白文州界青塘嶺至龍州一百

孟知祥善兵勢之小寬自吉其

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

白文州界青塘嶺至龍州一百

孟知祥善兵勢之小寬自吉其

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

王都又東北沂流五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勃海王城按契丹東丹王居扶餘城在唐高麗扶餘川中考異曰實錄阿保機妻令元帥太子往勃海代幕華歸西樓欲立爲契丹王而元帥太子既與兵柄不欲之勃海遂自立爲契丹王謀害幕華其母十二月不能止幕華懼遂航海內附按天皇王入汴猶求害東丹者諱之豈有在國欲殺之理今不取

壬辰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會密又春風樓記曰邊山而立是州一遷城山中貫大溪太守之居已在平山內外居民悉在山則劍州之山川可知矣陳讀曰陣下同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按劍州無所謂河路振九國志曰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諜

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亦謂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敗補敬瑭還屯劍門癸卯夔州奏後取開州舊唐書地理志曰開州亦

漢巴郡胸膠縣地梁置永豐縣西魏改曰永寧隋開皇末改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爲武安靜江日盛山縣唐武德初置開州時蓋爲蜀兵所陷而復取之也

節度使加兼中書令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爲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

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即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陝州保義軍華州鎮國軍同州臣國軍羅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音升時上已踈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側離力智翻乃敢累表奏論以爲蜀不可伐上頗然

之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上悉縱歸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表謝遣還戍兵而已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復扶又屯于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梟擊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長知兩翻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言知祥若收葬之則身首猶

在敵中必旣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劍門丙戌加高從誨兼中書令東川歸異處也

合州于武信軍合州本武信縣屬東川先取合初鳳翔節度使朱引昭諤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引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館古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爲引昭泣言讒人交構

幾不免賴王上明察得保宗族為千餘人謂李行重誨既去引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

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道惟李勣孟浪也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

自潰宜逆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且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

惡有詔召重誨還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闕既陷糧運不繼煢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重誨既去

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道知祥問其故曰我逆彼勞彼懸軍千里

糧盡能無遁乎史言趙季良為重誨道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弘昭不

內重誨懼馳騎而東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利州至利州二百三十里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珩奔城走甲午

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孟知祥得據漢天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

可與同憂不可與共樂它日必為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孟知祥得其言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

下知祥不許趙廷隱所以欲拒石敬瑭者依險而戰也平原易地為敵當此兵威使璋入廷隱營留宿

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業示已難乃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孟知祥得遂開二指可以

各竭其力為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東畧地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還至

京師而除河中不容其入朝也趙鳳言於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

死無日矣上以為朋黨不悅其趙鳳前後所言誠有黨安重誨之心明宗已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劍州

引還成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果閬一名丁巳李仁罕陷忠州吳

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為相內樞使即內齊丘自以資望素淡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

葬父宋齊丘本因入九華山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界本名九子止于應天寺啓求隱居具主下詔徵之

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齊丘晚年之心迹則始除

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徽賢寺更丁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九城志萬州在

八十六里雲安軍又在萬州東北二百五十七里監又在軍東北三十里其地產鹽故置監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為懷化節

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時置懷化軍於真州瑞州鎮遠求一縣鎮於鎮遠就一縣蓋皆公

威州於營州之境後更名瑞州本遼東之地唐末為懷化節度使校唐貞觀十年以烏突八使于節

初以連末烏素固部落置懷州治良鄉之故郡鄉城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楊隱等皆賜姓名楊

隱姓狄名懷忠德陽隱見上李仁罕至夔州宣江節度使安崇阮奔鎮與楊漢實自均房逃歸壬戌仁

罕陷夔州孟知祥送并有帝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安重誨

丙寅以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壬申橫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孔循卒乙酉復以錢鏐為天下兵

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錢往諭旨以鄴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錢則前制錢鏐政仕

丁亥以太常卿李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夏四月辛卯以王德妃為淑妃唐制因隋之舊貴妃取

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帥讀日幸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

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誦降繼雄喜昇左右繼雄志翻降戶江繼雄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

雄衆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衆潰左右以斛昇延稟而走斛榮曼之器

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奔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為延鈞忌仁達而殺

以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為樞密使已酉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辛亥以朱

引昭為宣徽南院使五月閏王延鈞斬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

州撫慰吏民為王延政以建州丁卯罷畝稅勸錢計畝稅錢見上城中官造齋減舊平價鄉村聽百姓

自造民甚便之已卯以孟漢瓊知內侍省事充宣徽北院使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雖

為樞密使懋安重誨以剛愎得罪通訓每於政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

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也先惡等制貢也亦未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

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勝言辛巳以相州刺史孟鵠為左驍

衛大將軍充三司使

昭武留後趙廷隱自成都赴利州踰月請兵進取興元及秦鳳孟知祥以兵疲民困不許孟知祥量而後動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庚寅制以太子

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壬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指揮

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彥稠以兵討安重誨安崇贊等至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吾知之矣此非

渠意為人所使耳渠意為人所使耳吾以死徇國夫復何言扶又翻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

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

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崇贊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

詔帝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史言帝無決然殺重誨之言郭崇贊之死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皆拜從璋奮搥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搥殺之

考異曰五代史關文李從璋奮搥擊重誨于地重誨曰重誨死無恨但不與官家謀得歸至他日必為

朝廷之患言終而絕按重誨自以私憾欲殺從璋當是時從璋未有報復之意重誨何以知其為朝廷之

患此恐是清泰篡立之後人奏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間古覓翻離又誣

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因邊彥溫所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蘇

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鎮諭以安重誨專命與兵致討今已伏辜六月乙丑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

充西都留守按重誨既死復用丙子命諸道均民田稅閩王延鈞奸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

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薛史福州城中有王霸壇鍊丹井壇旁有皂莢木久枯一旦

起以為已應之於壇側以守元為宮主陳守元盛韜等見信而薛文傑得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

姓名曰李贊華是年三月慕華吳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

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事見上卷知諫豫其謀知詢遇其喪於塗和

之喪自洪州還而知詢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先王謂辛丑加樞

密使范延光同平章事辛亥敕解縱五坊鷹隼尹翻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上曰

後唐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

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武皇晉王克用諡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比必利翻錢居宜

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冬十月丁卯洋州指揮使李進唐攻通州拔之洋州東南至通州七百里先先是蜀

人蓋嘗取通州故復攻拔之宋乾德二年改通州為達州以淮南有通州也 壬午以王延政為建州刺史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癸

巳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妹在朝廷者皆無恙恙余亮翻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六親

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謂朝廷族誅其董光業也尚何謝為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邪

由是復為怨敵為董璋攻西川敗死張本復扶又翻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孟和祥既盡得前蜀吳中書令

徐知誥素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為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

故事徐溫先鎮京口總錄吳朝以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

江都輔政徐和詔襲徐溫之跡而景通襲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

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清河王吳置德勝軍於盛州崇在

廬州貪暴州人苦之屢嘗入朝厚以貨結權要由是常得還鎮為廬州患者二十餘年 十二月甲寅朔

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鐵器按五代會要雜鐵器謂煥器動使諸物熟鐵亦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

錢 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鷄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鷄為膳居喪無感容庚申葬武

穆王于衡陽馬殷諡武穆王衡陽本漢蒸陽縣具分置蒸陽縣將發引頓食雞臠數盤引讀曰粉臠黑角雞也前更部

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晉阮籍任情不羈而性至孝母終將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夜

以制何代無賢 癸亥徐知誥至金陵 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壻已完頃在劍州與牙

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事見上年願以昭武讓肇知祥稟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

肇代之 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內子命

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錄道名方錫 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

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舊唐書地理志交州西至愛州界漢主遣承

旨程實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去年漢取交州今復失之

三年春正月樞密使范延光言自靈州至邠州方渠鎮宋白曰通遠軍本靈州方渠鎮晉天福四年改為邠州仍割木波馬嶺二鎮隸之周廣順二年避諱

改爲邠州顯德四年使臣及外國入貢者多爲党項所掠請發兵擊之已丑遣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前朔方

節度使康福將步騎七千討党項党項唐乙未孟知祥妻福慶長公主卒歐史長興元年秋改封知祥妻

知兩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人謝由成都起劍利路與節度副使趙李

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上時掌翻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

復遣使語之復扶又翻璋不從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舊唐書

壁州諸水縣後漢之宣漢縣梁分宣漢置始寧縣元魏分始寧置諸水縣唐武德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

諸州者巴達果等州孟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軼徒公若不

顧墳墓甥妹孟知祥之先墳墓在邢州龍岡縣其甥妹時皆仕於朝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

惡昊惡鳥路翻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印賣九經始此藥彥稠等奏破党項十九族俘二千七百

人賜高從誨爵渤海王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作之於金陵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

覺談議時事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說式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復扶璋不從

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怒不許詬古候翻昊還還從宣翻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

議言不通謀猶今人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甲辰閩王延鈞復位王延鈞避位吳越武肅王錢

鏐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爲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執不愛戴天咸三年

鎮授傳瑋事見上卷按是年秋朝廷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瑋印吳越國印及鎮海鎮東印也曰將吏推爾

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發事大之禮知以小事大而已苟中國有主則臣事之其自與

自仆吾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瑋與兄弟同幢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

謁當與諸公子異處異處呂翻乃命主者更設一幢扶傳瑋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

後唐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

後唐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

後唐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

後唐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

得妄入從才書夜警衛未嘗休息陸仁章雖不寧而其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瓊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

傳瓊勞之數所角翻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先王傳瓊嘉歎久之傳

瓊既襲位更各元瓊兄弟名傳者皆更為元更工以遺命去國儀吳越建國見二百七十用藩鎮法除民

田荒絕者租稅荒者有生而不耕命廬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殿丁以浙西營

田副使沈松領之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富陽縣本漢富春縣晉避鄭太后諱改名富陽後出及陸仁

章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衆所惡惡鳥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瓊使從子仁俊諭

之從才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王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

歸臨安以避賢路錢氏本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訐者

元瓊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初契丹舍利則刺與惕隱皆為趙德鈞所擒舍利惕隱皆契丹管軍頭

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數所角翻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前刺契丹之驍將鄒助王都謀危社稷幸

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義息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

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楊檀後改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羣

臣皆以為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為昆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

月癸亥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為選朝士為僚屬輔之為選于贊華但優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

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五代會要莊宗昭容夏氏封魏國夫人韓史曰明宗入洛莊宗宮

贊華妻七細翻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好呼到翻七亦

治治翻夏氏不忍其殘奏離昏為尼乙丑加宋王從厚兼中書令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

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孟知祥聞之遣馬

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訶之訶右來翻璋入境破白楊林鎮白楊林鎮在漢州界上執戍將武引禮

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

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此孫臏三戰之說也自古以來以此取勝者多矣楚之破吳師而滅舒鳩周訪以之破杜曾而清襄陽

王茂章以之斬朱友誼其策畧皆不出此蒯倫為朝臣女六翻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

自出禦之以彊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為然曰璋輕而無謀輕謂輕視也舉兵必敗當為公擒之為于辛巳以廷

隱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季肇

書董璋書蜀不及季仁罕者以趙季良者孟知祥之謀主趙廷隱李肇嘗與璋同禦石敬瑭於鄭州故皆先以書誘之季仁罕未嘗共事故不及遺唯季朝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已通

謀召已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同聞古克觀下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

耳趙季良為節度副使故廷隱稱之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筆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因其使者然亦擁衆

為自全計李肇時鎮利州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為璋所擒赤水在漢州東南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

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九域志成成都府新都縣有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陳讀曰陣下同

甲申運明運直二翻廷隱陳於雞蹤橋薛史孟知祥傳云知祥親帥其衆與趙廷隱等逆戰於金馬橋璋軍大

即難說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朝下諸葛武侯所立

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驍步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

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復扶當急擊之知祥登高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

使李璿守雞蹤橋孟知祥置左右衝山六營見皆為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

弘實兵亦却知祥懼以馬筆指後陳董立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呼火故翻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

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瑱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中郎指使中郎指使中郎指使璋拊膺曰親兵

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降戶江復得潘仁嗣復扶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五侯津在漢州

西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環降元環疑即前元瑒通鑑集衆書以成書以其官有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

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維縣自唐以來漢州治維縣知祥入

後唐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

[illegible]